

#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

宋中印度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 如來真實義功德章第一

如是我聞，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一般經的通序，此下還敘列有諸大阿羅漢，或千二百五十弟子，或有大菩薩，諸天龍神等，為在場的聽眾。本經沒有同聞眾，因本經正宗，在阿踰闍國說；當時的聽法眾，也不在祇園內。所以敘說佛在祇園時，對於同聽眾，略而不論。

時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，信法未久，共相謂言：「勝鬘夫人是我之女，聰慧利根，通敏易悟。若見佛者，必速解法，心得無疑。宜時遣信，發其道意。」夫人白言：「今正是時！」王及夫人與勝鬘書，略讚如來無量功德。

即遣內人名旃提羅。使人奉書至阿踰闍國，入其宮內，敬授勝鬘。勝鬘得書，歡喜頂受。讀誦受持，生希有心。

這是不太可能的！何以故？只是信函，哪可能讀誦受持，就生希有心。

如果真如此，那就未免太感性了。

向旃提羅而說偈言：

我聞佛音聲 世所未曾有 所言真實者 應當修供養

勝鬘又說：書中「所言」的佛功德，如是「真實」不虛的話，那你對我是大有恩德的，我勝鬘「應當」敬「修供養」。

據梵文的本意，應譯為『我當賜汝衣』。就是說：如果確如你（旃提羅）持來的書中所說的，那麼，我送件衣料犒勞你。供養，不限於對尊長；對平輩或下輩，也可以說供養。如供養三寶等，那應說：『恭敬供養』。

仰惟佛世尊 普為世間出 亦應垂哀愍 必令我得見

即生此念時，佛於空中現，普放淨光明，顯示無比身。

佛即於空中現，這更不可能。

在原始佛教，故顯神通，是犯戒、違律的。

賓頭盧頗羅墮尊者為取鉢而現神通，被世尊訶責。後不許他入涅槃，要他常住世間，護持正法，並應末世眾生的供養，為人天福田。

勝鬘及眷屬，頭面接足禮，咸以清淨心，歎佛實功德：

如約義深說，那麼勝鬘是無始來蘊界處中的勝功德相：悲心為本稱女；總為菩提心。這是由於善知識的般若（母）方便（父）所熏發，成習所成性，如父母所生。

遠嫁阿踰闍國，即菩提心芽，為極難破除（不可克）的生死雜染所礙，未能還到故鄉田地，如法華的窮子流浪一樣。

但菩提心熏習成熟，展轉增勝，名利根易悟。這由於善知識的外緣熏發，菩提心功德增長，以有漏修慧，趣向臨入於真如，即誠求見佛。剎那第一義空智現前，如來藏出纏而法身顯現，名佛於空現。具無邊稱性功德莊嚴，即光明無比。

以菩提心為主的勝鬘，及相應無漏心所功德的眷屬，與如如法身契合，名為接足。三業相應，而稱歎佛德，即宣示自證心境。

如來妙色身 世間無與等 無比不思議 是故今敬禮

如來色無盡 智慧亦復然 一切法常住 是故我歸依

別讚中，先讚法身德。讚歎佛德，也就是說明歸依的對象。法身，舊有二說：一、佛有二種身，即化身、法身。佛有三身：即法身、報身、化身。這樣，法身是二身或三身的一身。二、法身即佛身的總名。

所以說二乘名解脫身，如來名法身。這樣，法身是總攝佛身的。

降伏心過惡 及與身四種 已到難伏地 是故禮法王

「降伏心過惡 及與身四種」凡通於身口，而表現於行動上的，都屬於身，

就有殺、盜、淫、妄的四種過惡。

「難伏地」，就是佛地。佛有十力、四無所畏的大功德。所以能降伏一切，而不為一切所降伏，這因為「已」離去身心的一切過患，而「到」達佛地了。

知一切爾焰 智慧身自在 攝持一切法 是故今敬禮

這是讚般若德。爾焰是印度話，譯為所知，所知即心識覺了的境界。眾生的心境是有礙的，僅能知道得少分。佛智於一切境界，無不圓滿通達，所以說「知一切爾焰」。

敬禮過稱量 敬禮無譬類 敬禮無邊法 敬禮難思議

哀愍覆護我 令法種增長 此世及後生 願佛常攝受

勝鬘夫人，在讚過佛德，接著就求佛攝受，所以這即是大乘的歸信。

「我久安立汝，前世已開覺，今復攝受汝，未來生亦然。」

佛認可勝鬘夫人的歸信，所以就說：「我」很「久」就「安立」你了。

「我已作功德，現在及餘世，如是眾善本，唯願見攝受。」

修學大乘法者，在這一一生中，好像是初學的，說不定過去已久學大乘了，不過在生死中流轉，暫時忘卻。如遇佛菩薩善知識，一經指點，立即就能了解復得過去的修學。

現在，勝鬘經佛指示，即知過去生中長期修學，所以隨即又對佛說：「我」在過去生中，確「已作」了種種的「功德」，可是不以過去所作的功德為滿足，「現在」以「及」未來的「餘世」，還要在佛法中前進修學。

我以「如是眾」多的功德「善本」——善根，不斷的熏修增進，故「惟願」佛陀，能慈悲常加「攝受」！

爾時勝鬘及諸眷屬，頭面禮佛。佛於眾中即為受記：「汝歎如來真實功德，以此善根，當於無量阿僧祇劫，天人之中為自在王，一切生處常得見我，現前讚歎，如今無異。當復供養無量阿僧祇佛過二萬阿僧祇劫，當得作佛，號普光如來應正遍知。彼佛國土，無諸惡趣、老

病衰惱不適意苦，亦無不善惡業道名。彼國眾生色力壽命五欲眾具，皆悉快樂，勝於他化自在諸天。彼諸眾生純一大乘，諸有修習善根眾生，皆集於彼。」

以此就得受記，也未免太輕率了。

我講《法華經》時，已謂：不相信授記之說。

勝鬘夫人得受記時，無量眾生諸天及人，願生彼國。世尊悉記皆當往生。

勝鬘夫人得受記時，除近邊侍者、眷屬，餘無人知。云何能無量眾生諸天及人，願生彼國？

## 十受章第二

爾時勝鬘聞受記已，恭敬而立受十大受：

受戒時，有兩種儀式：一、戒師先唸，受者跟著唸：我（某某，唸自己名）盡形壽，不殺生。二、戒師唸，受者答。盡形壽，不殺生，能持否？能持！

都是先有戒條，再逐一受的。哪有自誓自受的？

但這十受，又不在已有的戒條中。

在菩提流志所譯文中，乃謂「於如來前合掌而立，發十弘誓。」

無佛、無佛弟子時，雖可在佛像前或觀想佛受戒，但如有佛弟子時，仍應從佛弟子受戒為宜。

一般受戒，先由戒師為作羯磨，問受戒的：『能持否？』受戒的回答：『能持。』但現在佛沒有說，勝鬘即直說要受什麼，這可見勝鬘是深入了佛法，熟悉菩薩的戒法。

所受的十大受，即約三聚戒為三類：前五是攝律儀戒，次四是攝眾生戒，後一是攝正法戒。

世尊！我從今日乃至菩提，於所受戒不起犯心。

世尊！我從今日乃至菩提，於諸尊長不起慢心。

佛教一向尊重上座，所以對於尊長，要生恭敬心，「不」應「起」輕「慢心」。近如自己師長，遠如過去的大德。有了輕慢心，即但見過失，不見功德，會覺到他們也不過如此。

世尊！我從今日乃至菩提，於諸眾生不起恚心。

世尊！我從今日乃至菩提，於他身色及外眾具不起疾心。

嫉妒心

世尊！我從今日乃至菩提，於內外法不起慳心。

世尊！我從今日乃至菩提，不自為己受畜財物，凡有所受，悉為成熟貧苦眾生。

世尊！我從今日乃至菩提，不自為己行四攝法，為一切眾生故，以不愛染心，無厭足心，無罣礙心，攝受眾生。

世尊！我從今日乃至菩提，若見孤獨、幽繫、疾病，種種厄難困苦眾生，終不暫捨，必欲安隱。以義饒益，令脫眾苦，然後乃捨。

隱與穩同。

世尊！我從今日乃至菩提，若見捕養眾惡律儀及諸犯戒，終不棄捨。我得力時，於彼彼處見此眾生，應折伏者而折伏之，應攝受者而攝受之。何以故？以折伏攝受故，令法久住。法久住者，天人充滿，惡道減少。能於如來所轉法輪，而得隨轉。見是利故，救攝不捨。

世尊！我從今日乃至菩提，攝受正法終不忘失。何以故？忘失法者，則忘大乘。忘大乘者，則忘波羅密。忘波羅密者，則不欲大乘。若菩薩不決定大乘者，則不能得攝受正法欲、隨所樂入，永不堪任越凡夫地。

攝受，可通深淺：初發心的，如聽聞，攝持而領受、記憶在心，也名攝受。如《瓔珞經》說：『一切諸法門，攝在我心中，念念不去心』。然從此深入，如精勤修行、證悟而實現正法，即是究竟的攝受。總之，為正法而學習、修行、悟證，都名為攝受正法。

大乘雖通攝一切，而著重於菩薩因行：發菩提心，修六度四攝行。如忘失了大乘，也就忘失波羅密。

波羅密，此云到彼岸，有六波羅密、十波羅密、八萬四千等波羅密，以及佛果的四波羅密。這裡，可約究竟成辦的果德說。這是境行果次第：忘失理性，即忘失因行；忘失因行，即忘失果德，一忘即一切忘了。

我見如是無量大過，又見未來攝受正法菩薩摩訶薩無量福利故，受此大受。

法主世尊現為我證，唯佛世尊現前證知，而諸眾生善根微薄。或起疑網，以十大受，極難度故。彼或長夜非義饒益，不得安樂。為安彼故，今於佛前說誠實誓：我受此十大受，如說行者，以此誓故，於大眾中當雨天花，出天妙音。」

未來能行否，誰能確認呢？

說是語時，於虛空中，雨眾天花，出妙聲音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，真實無異。」彼見妙花及聞音聲，一切眾會疑惑悉除，喜踊無量而發願言：與勝鬘常共俱會，同其所行。

世尊悉記一切大眾，如其所願。